

第三十三回 都堂飛馬閉城門 知縣踏看定真假

話說錢林見母親死過去，慌了手腳，放聲大哭，眾僕婦們一齊哭起來。有半個時辰太太甦醒過來，歎了一口氣道：“怎麼好？”錢林慌忙叫聲母親。太太流淚道：“我兒，為娘的想來，定是他殺的，昨日說：‘難得相逢之日’。”太太向錢林說道：“我兒，此事必有人來拿你，在我看來：‘三十六計走為上計’，快快逃命去罷，遲則就不能脫身了。”錢林哭道：“母親叫孩兒怎得放心前去？”太太道：“親兒，事到其間，也說不得了，料想官府不能拿我，你不必掛念於我，快快去罷。”太太叫僕婦快快去收拾行李，叫聲我兒，不必留戀！錢林哭道：“孩兒有大不孝之罪，就此拜別母親。”雙膝跪下，拜了兩拜，萬分無奈，祇得拋別而去。正是：

急急如喪家之犬，忙忙若漏網之魚。

按下錢林逃走，暫且不表。再言花府家人，奉太太之命，來請舅老爺，到了童家門首，見大門未開，他就拾起一塊磚頭亂打。看門的不知甚事，慌忙起來，開了大門，見是花府的家人，把手一拱道：“你好冒失鬼，如此敲門！”家丁道：“舅老爺在那裏？”看門的道：“昨晚在你家喫喜酒，想必多喫了幾杯，尚未起來，你有甚麼話說下來，等老爺起來再回罷。”家丁道：“我家大爺好好成親，不知被何人殺死？特來請舅老爺過去商議。”門公聽了大驚，飛跑進內，報與童仁。童仁聽了，喫驚不小，把酒都驚醒了，頃刻披衣起來，即忙叫抬轎過來，連忙上轎，一直來至相府下轎，直入新房。

太太看見哥哥到來，放聲大哭，“還要哥哥做主，代我兒報仇。”童仁流淚道：“妹妹須要保重，待我看來。”走進房中，看見文芳滿身鮮血淋漓，死於地下，也就哭了幾聲。收淚道：“一定是大盜！見相府娶親這般富貴，夜間來劫，殺死花文芳。”寫下報呈道：黑夜大盜劫殺花府公子。這杭州有五十多員堂官，上至都堂，下及典史，飛報文武各衙門。

巡撫都堂大老爺，一見大驚，想道：府城之內，竟有大盜劫殺，豈不要怪我，此事怎麼了？隨即拔了令箭一枝，傳齊旗牌來，飛馬叫各城門緊閉，不許大盜走脫。即時來到相府，那些臬司府道、廳縣吏目并文武職都統、總兵、遊擊、參將千百把總一齊俱到相府。童仁一一迎接，東方白問著童仁道：“老先生，昨日世兄好好成婚，夜來就有如此大變，卑職吩咐，已將城門封鎖，擒拿大盜，須代世兄報仇便了。”童仁答道：“昨日舍甥進房，到有二更時分，不知被何處大盜殺了？還求老祖臺並各位老父母做主。治生即報到京師與舍妹丈知道。”東方白道：“何勞老先生吩咐？是學生們分內之事。”又向著眾官道：“爾等須要小心察訪大盜，恐防走脫，關係甚大。一者花太師見怪，二者怕皇上動怒，合城官員聽參。”孫知縣打一躬道：“待卑職看來，再稟大人。”都堂道：“是你的干係，務要小心。”

孫知縣打一躬退下，帶了五六個衙役，直進內堂，至洞房門外，聽得花夫人啼哭，向著他家丁說道：“請夫人安息一會兒。”心中想道：如此高大之屋，大盜怎能進來。吩咐取張梯子過來，孫知縣即自己爬上去，四下觀看，並無形跡可疑。屋上的瓦片，都是擺得好好的，沒有一處倒亂。搖頭道：“非是大盜。”爬下梯子來，復走到前廳，向都堂打一躬道：“細觀屋上動靜，並無一點破綻，非是大盜劫殺。求大人將城門開了，令百姓貿易。”東方白道：“據貴縣看來，不是大盜，將城門開了，倘或大盜走脫，是貴縣的干係。”孫知縣又打一躬道：“倘有疏虞，知縣聽參無辭。”東方白道：“既然如此，本院就開城門便了。但兇手卻是何人？”孫知縣又打一躬道：“卑職看驗之後，再審詳報。”都堂向各官道：“諸位年兄且退，本院在此請師母的安。”童仁道：“老祖臺請回，俟治生代答臺意罷。”都堂祇得起身，眾官隨後紛紛而去。祇有孫知縣在此相驗，行人、刑房伺候。

孫知縣來到內堂，公案現成。行人將花文芳屍首，翻來覆去，報道：“喉下剪刀傷深有二寸八分，寬二寸，肩上劍傷深有三寸，腿上劍傷深有二寸六分，週身別處無傷。”刑房寫得明白，送至公案上。知縣看了一遍，親自起身進房。又細看一番，復身坐下，標了封皮，封了屍棺，吩咐收屍。向童仁道：“老先生，府中有多少下人？開個冊子待本縣一問便知明白。”童仁道：“容治生開來。”不一時開成一本冊子，呈在案上，將這些家人叫來伺候。知縣點名，從東邊點至西邊，一齊站立，點到花有憐不到。孫知縣道：“花有憐卻是誰人？”家丁道：“是主人書童。”知縣道：“有多小年紀。為何不到？”家丁稟道：“十六歲了，不知躲在那塊睡覺去了。”知縣也就不問了，將合府家人點過，看其神情並無一個失色。知縣向童仁道：“不是大盜，也不是家人，本縣放肆，祇得要請夫人一問，就得明白。”童仁道：“待治生問聲舍妹。”走至房中，向著夫人道：“知縣如今要問媳婦，可否容他出去。”太太思想一會兒道：“我們宰相之家，豈容兒媳見官？但如今孩兒被何人殺死，想他必知其情，祇得叫他出去說明，代孩兒報仇。”叫丫鬟，“你們代小夫人收拾收拾，拿件上蓋衣服換了，好好服侍他出去見知縣。”丫頭答應，拿了一件玄緞衫子，代小夫人穿好，又代他梳了頭。太太大哭道：“我兒，你見知縣須要訴出真情，不要含糊，丈夫的冤仇要在你口中伸。”假小姐並不作聲，走至書房中來，正是：

渾濁不分鱧共鯉，水清方見兩般魚。

不知這假小姐見了孫知縣可肯招認？不知孫知縣問出甚麼口供？且聽下回分解。

(本節完)